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輯  
沈雲龍主編

退一步齋文集

方濬師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日  
歲  
還  
一  
次  
孫  
文  
集

送汀書



W202/20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序

予曩官京朝即習同定遠方君子嚴名後同直譯  
署每邂逅未款接也未踰年君備兵雷瓊分巡嶺西  
又數年予忘替儲江安自是隔絕者逾十載光緒戊  
子予藩畿甸君以總理永定河道來權臬事聞敏博  
達諳習吏治溫肅互用而一歸於仁恕由是而知君之  
為人政事清晏則相與論文藝別流派較陳罔肆  
揚權要眇以折衷至當由是而益知君之為文才哉

子奉總漕之

命迨南下而君赴至矣既而令子仲侯舍人揖趙茂才  
來見出遺稿相示始得盡讀君所為文大抵君之說經  
不歧漢宋為二其論學亦不以時代囿故其文自導一  
源而眾體該備性不喜規倣摹擬以為尋斯道於優  
盪嘗言曰東坡謂學韓愈而不至為皇甫湜學湜而  
不至為孫樵文章之道愈襲而愈失其真願可拘  
拘焉求形貌之肖哉又嘗言曰文章與故事相表裏者

也今以君之文與其生平卓卓之表見者衡絜而程量焉  
其庶幾自道者歟往者兄子寶康侍君之愛之也嘗  
請問曰我

朝作家以桐城侍郎為大宗公固侍郎族也意必有  
辨香於是者君笑不言嗟乎可謂規意之所在矣予  
既招仲侯入幕復令輯趙子寶康同學文以君文散佚  
殆半懇將弗傳也乃篋校成帙得若干卷以泰西法  
印之五連綴交誼以為之序觀者毋譏予為不知昌

黎之李漢斯可矣若謂劉賓客之於柳河東歐陽  
充公之於梅宛陵也則吾豈敢光緒十有七年季冬  
之月馬佳松椿序於漕院官廨之六印堂





[REDACTED]

子巖前輩世文像贊

湛然以瑩頽然以矐睟盎斯罔  
是曰道腴豈伊文豪實維通儒  
憶昔觴齡山外知仰迨游畿南  
辱公宏獎摳衣未遂而公長往  
我趨西挾緬公倬直我行乘乾

懷公聲績我客淮濱  
勦公著述公而猶在  
我儻升堂影俎心存  
如義如唐披圖吮毫  
汎瀾旁皇

後學世愚姪陽湖呂景端謹題





退一步齋文集卷一目錄

性情論

晉恭帝論

陳子昂論

讀鵲巢論

引繩批根說

友菊說

騾說

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尙書 平諡文恪

順德羅公行狀

誥贈資政大夫先府君行狀

誥封一品太夫人先妣陳太夫人行略

誥封夫人元配孫夫人事略

刑部員外郎 追贈四品卿銜壽州孫君傳

張母李太夫人傳

贈封榮祿大夫盱眙吳君玉書傳

盛老僕傳

退一步齋文集卷一

定遠方濬師子嚴著

陽湖呂景端編校

性情論

學者論心性辨儒釋之界動輒數萬言有似嚼飯與人  
非徒無味且欲生嘔試察其情則往往不若村夫俗子  
之懇摯豈其人盡無情哉性是賦命自然大學註疏情乃性  
之全體人心最靈而爲物欲紛擾故有時而靜有時而  
動有時而明有時而昏有時而勇有時而怯靜也動也  
明也昏也勇也怯也非心之與生俱來者也性有所偏

情卽有所不能正然則論心性孰若論性情論虛而無  
著之心性孰若論實而可據之性情乎朱子有言古人  
制字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又曰性卽心之理情  
卽心之用無一事一物無理實無一事一物不運用於  
一心理在性中而無情以用之則此心或善或惡或善  
惡混皆爲性所累孟子是矣荀子揚子似亦未可厚非  
也今夫天下之達道莫重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五者皆有一定不易之理而其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夫夫婦婦以及昆弟朋友本吾之至性以曲盡其當



然之理者非用吾情不可今試猝然語人曰君宜仁臣  
宜忠父宜慈子宜孝夫婦昆弟宜順和宜友蒸朋友宜  
信語者固知非此理不足告聽者聽者亦知語者非以  
此理告吾不足爲學不特賢智者明之卽甚愚不肖亦  
且卷卷焉罔敢斁蓋理所同者性無或異也乃若其情  
則不然有君子之情有小人之情有君子而忽變爲小  
人之情有小人而忽貌類君子之情周公作金縢王莽  
亦作金縢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趙主父亦舍長子  
章而立幼子何曾子輿以喪妻不娶漢王駿亦喪妻不

娶舜封象於有庠鄭伯亦封段於京管仲之於鮑叔曹  
操之於橋公彼王莽主父諸人語者曰是卽舜也卽文  
王也卽周公也卽曾子管子也無論智愚賢不肖必毅  
然以爲不相似之甚何也舜文王周公之聖曾子管子  
之賢斷非莽主父諸人所可比擬也存其名覺人之性  
分中本有此理案其實則吾之真情實有不容稍隱者  
學者以心爲虛而以性實之心固虛矣舍心而言性則  
心之理不愈虛乎惟合性情而言之心之理雖虛心之  
用實實也心性可以分性情不可以分分心性則性卽

心分性情則心無主宰不知用之當否或陽儒陰釋或  
儒釋混淆而吾道幾幾乎息矣孔氏之徒曰窮理盡性  
釋氏之徒亦曰窮理盡性其理殊其性皆人性也韓愈  
氏原性兼情而言之其原道之言曰棄而君臣去而父  
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清淨寂滅彼釋氏者爲韓  
愈氏所攻如此尙可齒於人類哉然而不能閉其口而  
奪其氣也有唐至今又千有餘年矣古所謂棄君臣者  
今則設闡教講經覺義都綱僧正僧會諸官目不得謂  
之無君臣古所謂棄父子者今據彼教所載有七祖超

昇救母地獄諸不經之語不得謂之無父子吳天楚地  
行脚打包今之相生養者頗夥若僅以清淨寂滅責之  
彼方以誦法詩書者急功利近名也外此仁義道德云  
云尤不足以定其罪狀心性之判亦不過我行我法耳  
果爾釋氏之徒與吾儒不同而同乎曰不同也吾有性  
彼固有性彼之用情則非吾之用情也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吾儒之倫五釋氏之倫四責  
以棄君臣去父子彼固不肯閉口而奪氣至其無夫婦  
之倫是直將滅人之類矣滅人之類尙得謂近人情乎

不近人情尙得謂彼之性猶夫吾之性乎吾固曰心性可分性情不可分也得性情之正者賢智也不得性情之正者愚不肖也夫人至於愚不肖其不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與釋氏奚遠哉宋儒論心性詳矣若澶淵之役懼而閉門誦佛經符籙之敗亡四十萬人而酣睡性已先漓情於何有耶其諸非朱子理用之旨歟

晉恭帝論

望溪先生論劉裕加刃故君爲萬世首惡信矣哉吾獨

不解於晉恭帝之隱忍偷安若忘其弑兄之讐而已之  
性命懸於裕手者何耶裕自矯詔殺劉毅嗣并誅及諸  
葛氏一門無君之心已著恭帝久秉節鉞年已三十受  
裕挾而伐秦不於其間密謀心腹告之安帝殲除大憝  
成則社稷安不成則一死亦足報國乃甘於緘默聽裕  
所爲何其愚懦也今夫裕之智固高於桓元而裕之勢  
未必勝於桓元也元挾君裕能出而討之裕挾君烏知  
舉朝不有人如裕之討元而討裕劉牢之父子以疑忌  
而畔降矣何無忌攻徐導覆而握節死矣或者曰無忌

與毅不死亦未必背裕而心晉彼王謚不嘗爲元之佐  
命臣歟迨元敗尙不隨元而西功名之際敵則相猜裕  
之毅元之謚耳况裕不學使得如郗僧施深輩乘裕毅  
構衅時說毅攻裕自相屠滅天下事未可知也惜哉安  
帝與恭帝君臣骨肉不能辨之於早察之於微東堂變  
起晉氏隳焉弑君立君裕之內固不足食爲恭帝者尙  
醜然而安於南面耶曾不二年傅亮之禪詔已具草矣  
恭帝不以社稷爲心則已恭帝苟以社稷爲心赤紙親  
裁欣然操筆而猶曰本所甘心不知裕之甘心者又在

琅邪第邸矣嗚乎何其愚懦也雖然弒恭帝裕也而恭  
帝所以致弒則裕也而非裕也廢魏主芳而立高貴鄉  
公者何人乎弒高貴而立魏主奐者何人乎廢奐爲陳  
留王而受禪者又何人乎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  
之兄人亦殺其兄吾故曰弒恭帝者裕也而非裕也

陳子昂論

黻服臨朝時士之狡譎險詐自謂能全其身而卒死於  
人手者吾得一人焉曰陳子昂於何知之曰知之於附  
武攸宜諸武之惡不僅攸宜也然萬歲通天初攸宜爲



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武后親餞白馬寺師出無  
功嗣總禁兵前後十年張柬之將討亂用桓彥範等爲  
羽林將軍張易之兄弟疑懼更以攸宜叅之易之等乃  
安子昂文集中代攸宜奏表書札不一而足觀其措詞  
命意儼然名將風度攸宜一豎子自問克當之否乎子  
昂乃大言不慙掩飾一時耳目狡譎甚矣武承嗣三思  
謀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裴炎力救而斬於都亭程務  
挺密表救炎而流死崖州子昂斯時已在朝列何未聞  
出一言以犯賊后迨李宗誅滅過半而始有撫慰宗室

一疏昧者不察以爲敢諫慎矣哉越王貞父子之舉兵也賊后削其籍屬改姓虺氏攸宜父惟良亦曾以毒魏國夫人事牽涉坐罪徙家嶺外改姓蝮氏後以革命方封攸宜爲王子昂章疏稱越王虺貞而於蝮氏子阿諛依附之尙得謂之有人心乎僞周革命帝在房州李氏非無君也卽使子昂隱忍求全有不得不用其曲筆者如受命頌請追上帝號表猶可曰吾從衆也至子昂之父元敬生於唐初卒於北朝其墓誌竟有青龍癸未唐曆云微語夫青龍癸未高宗宏道元年也子昂舉唐文

明進士實唐臣也奚忍出此乃論緩刑論崇德論息兵  
革省賦役委婉切至若不勝其篤斐之忱思以狡譎而  
蓋其險詐吾知其欲蓋彌彰矣顏魯公駁盧藏用所云  
道喪五百年而得陳君柳子厚駁復讐議皆攻之於先  
而宋子京以來攻者尤夥顧於依附諸武未有能覷破  
者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子昂既依附諸武何以官位不  
顯終於拾遺耶曰不見夫宗秦客王慶之乎一貶黜一  
杖殺子昂甚譎顧瞻時世廢然而返孰知射洪令已置  
獄相待子昂之譎正子昂之愚耳或又曰杜少陵千古

詩史嘗褒美之何耶曰少陵憂時感事詩之史也美子  
昂美其詩非美其人也倘以吾言爲不謬請觀諸史

讀鵲巢論

詩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毛傳起家而  
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鳴鳩然而  
後可配國君晦翁集傳以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  
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  
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正與序傳合惟註

云鵲鳩皆鳥名而不云鳴鳩又云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則本於師曠禽經恐非作詩者之本意禽經僞書也後人誤相援引遂有鵲巢鳩占之語詩人美夫人之德則必以均壹之性擬之鳩類甚多此則專指鳴鳩無疑焉若云夫人如鳩拙不能爲巢是譏夫人而非美夫人矣說文云鳥居木上曰巢鳥之巢人之室耳夫人而有鳴鳩均壹之德嫁居君子之室亦猶鳴鳩居鵲之巢假物起興用意極深周南首詠睢鳩尊聖女之德故曰寤寐求之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召南首詠鳩

居尊夫人之德故曰百兩御之百兩將之百兩成之睢  
鳩摯而有別鳴鳩平均如一物猶如此何況盛德之人  
豈有表其德而反言其拙耶晦翁不云乎本之二南以  
求其端吾讀二南之首章然後嘆妃匹之際生民之始  
之非偶然嗚呼此變風之所以防有鵲巢也

引繩批根說

佩文韻府成於康熙四十三年後十二年而字典始成  
故韻府十三元根字下列史記引繩批根前漢書引繩  
排根兩條餘均無述字典則於根字下據朱子語類今

人誤讀根爲根云云末註通作根無斷語而宋戴侗六書故以根借爲排根之根明凌稚隆五車韻瑞於根字下列排根謹案字典凡例曰引用訓義各以次第經之後次史史之後次子子之後次以雜書而於經史中仍依年代先後不舛錯顛倒無層見疊出之弊今檢字典根字下未引史漢批根排根根字下僅叙朱子語類不明列史記漢書語其中蓋有深意許祭酒說文九千餘字并無根字古字本少若遷固書中有根字許氏斷無不收之理婁機班馬字類專搜兩家奧僻之字而於根

字亦未收。入其他廣韻玉篇均是解根字之義。於史漢書一無議論。唐以前不得而知矣。卽以宋初冊府元龜太平御覽驗之一引批根一引排根不作根字也。汲古閣刊史漢亦皆作根字。其漢書註曰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句排根賓客去之者句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句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而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平生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



引前卻爲根格也云云可見漢時無根字根字讀如根耳正字通根字下註排根韻會譌作排根又於根字下註韻會十三元根通作根引史灌夫傳引繩排根胡恩切楊慎轉註古音敬韻根註引漢書排根今本誤作根株之根黃山谷詩引繩痛排根自註根音病案史傳本作排根山谷詩本作排攢或改根爲根或音根爲病並非濬師案山谷送謝公定詩引繩痛排根蒙蔽枉成帷自註云根音痕漢書灌夫傳云云并不曾言音病也正字通駁之是矣然於根字又以韻會訛根爲根則仍未